

## 正月正

犁夫

一个院落，或者是楼房的一个单元，都是正月里幸福的驻地。

从四面八方归来的惦记与看望，都在一个深夜，叙说着一夜成两年的故事。

正月正，烟囱的炊烟和家常，甚至是一句话，都成为诗和远方的故事新编。

门前的老树，还在风中站立，或者单元的门楣，还有一丝不易觉察的尘土，没有抹去，但这些，都没能阻止我们的问候和叙说，家的气氛把我们包裹得严严实实，在举杯的时候，鼻尖上的汗水，隐隐地浸渍出我们珍藏很久的心事。

连接家里的路，或者是通向远方的路，都在心里导航，通向一个个向往。

直至被父亲的一声咳嗽叫醒，才知道睡在家的灵魂是多么的舒坦，多么的安康和吉祥。

正月正，母亲的老花镜下，依旧有针和线穿引在日子里。

正月正，父亲的棉袄里，依旧有温暖一生的热度传递给另一个春季。

被腊月的习俗清扫得干干净净的屋子，总有一些情感，留在正月的角落。

有时候，忧伤就像一场雪，纷纷扬扬。曾经的幸福，酸在鼻子上，竟让人手足无措。

春联装饰着一个季节或者是一场遇见，但别离的风景里，却依旧有暖暖的话语揣在心窝，再一次流泪，只能让一群麻雀或者一只喜鹊看见，那些欣慰的叫声，一步步留在身后，等待追逐明年的一场雪。

但多大的风雪，都掩盖不住回家的路。炊烟，萦绕着亲情，和梦绕魂牵的故土。

剪不断，理还乱。揣在去年的叮嘱，今年再次发芽，同一粒种子一起，在四季的风雨里拔节灌浆。

他乡的儿女，一张机票或车票，都在梦里瞭望，眼里是浓浓的烟雨或飘雪，手里是攥紧的思念。

隔着万水千山，一片飞雪早就报告了归乡的消息。

烧热的火炕，或者包好的饺子，都在等待一声我回来了。

但归来的孩子还是要走向远方。温存的话语，每一句都是奢望。

被幸福包围的孩子，许多幸福都被遗忘。

被泪水冲醒的梦，是一种铭心刻骨的回忆，也是一种无法重返的日常。

在一次次怀念里，望着墙上挂着的慈祥，才会想起沉默、辛苦、劳累、忍耐、担当、向往、盼望。

黄土地，已经容纳了父母亲，正像一棵庄稼一样。

但日月分割，犁铧、锄头、草帽、镰刀，五谷，在垄沟里流浪。

耕耘着那片土地，生命线穿梭在脚背、额头、肩背和手掌。

正月正，香烟缭绕，一支唢呐，把所有的心思吹响。

秧歌、小车子、旱船、花灯、元宵。

一支民歌，一壶老酒，把风情点缀在土地上，把祝福播撒在风情里，张张扬扬。

回家之路与离家之路，磨亮了许多感慨和嘱托。

春燕知道，雁阵摆出的图案，是一次次心跳抵达的地方。

揣个渴望和志向出门，拎个收获和慰问归港。

血泡，解释了奋斗和艰辛，老茧解释了委屈与忍耐、忧伤。

正月正，挺直了弯下去的腰身，以崭新的风景，树立起一道靓丽的景象。

秧歌扭出了命运的步伐，唢呐吹奏着人生的过往。

在早出晚归和披星戴月里，用汗水浇灌富裕和辉煌。

正月正，一是出发，从爱的摇篮，从家乡，到诗和远方。

正月正，一是抵达，朝着梦想，朝着爱的方向，攀缘在路上。



路上 范培坤 摄

## 早春二月的北方

艾红

立春，是二十四节气之首，“立”始建也，是新一年春回大地的开始。当北方立春的那扇门推开时，里面没你想象的满园春色，而是满目的萧瑟。对于春天的这种晚熟，大智若愚的沉稳性格，我想它还不急于启程。

不管立春这天有没有春天的模样，传统迎春习俗还是有的。家乡立春有接春、打春、躲春、咬春、鞭春牛等习俗。立春这天，母亲早早起来和面做春卷。面剂子擀成长方形，铺上芸豆馅，由下至上卷起来，抹面糊粘住收口，然后放入油锅炸，香酥软糯的春卷就做好了，一口咬下去，仿佛就把春天咬出来了。母亲再去院子里把去年秋天深埋在土里的大萝卜挖出来，洗净切成条状，调好大酱，红心大萝卜蘸酱吃，我们的立春仪式就完成了，然后就是耐心等待春暖花开真正地到来。

对于北方来说，立春并非气候意义上春天开始，万物仍处于冬眠状态。冰天雪地里，冷得打哆嗦的植物也不敢相信阳春是真心还是白银。立春后倒春寒的粗野又让你饱尝三九严寒的冰冷却骨。这时的雪频繁，甚至多于冬季，春寒料峭的浪漫，棉衣怎敢轻易脱。老话说，立春别欢喜，还有四十天冷天气。我习惯了这种漫长等待中的冷静与思考，如果过早触碰翠绿的山水，我怕阻止不了自己萌生出的各种贪念。

风是北方早春的座上客，吹着吹着，柳树就垂到解冻的河水里。野地里风吹得更凶，生硬挟裹着冷空气，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势，挟制春天滞留在蒹葭的彼岸。它们一会刮东风一会刮北风，像一个缺乏信仰的人，左右摇摆。

但是，鸟儿的叫声似乎比以前脆了，羽毛也艳丽了许多，像只灵动的花朵。我在林子散步时，发现地上落了几朵，枝头挂着几朵，我担心惊扰这一树会唱歌的花朵，脚步轻得似猫。它们唱的歌我都熟悉，白杨树也熟悉，唱着唱着，感觉树木的经络有了血脉。你不认为白杨树的春天是鸟儿叫来的吗？

雪也略有不同，绒少，且有些蜂窝，松软软地挂在松树枝上。圣诞节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，阳光随时

可以摘下几串或几朵当作礼物送给你。有一条冰晶吊坠掉在了觅食的松鼠身上，正好被我撞倒，我受到了启发，站在树下等待意外的收获。大自然比人心更诚实厚道。

立春后旷野仍是光秃秃的，我的大脑时常调动江南的草长莺飞来助兴。我和春天隔着这层白雪的帘子，不像窗户纸一戳就露出桃红柳绿。冬雪变成春雪，天气依然冷，但我觉得比冬雪柔软了许多，并且它们不会很长时间都待在原地，忽刮几次大风，就没了影。我觉得北方二月的早春不是用来看的，而是用心来感受的。

路边这块大田是我亲戚种植玉米的自留地。昨天经过，我见他拿着铁锹在地里一锹一锹地挖，再一锹把土坷拉拍碎，好一幅“春牛春耕”图，阳光沿着他脸上古铜色的沟壑行走。我知道这块土地去年就不属于他了，村里的土地都集体承包出去了。但立春节日的到来，埋在他体内的种子又开始发芽了。

早春对于牲畜来说是青黄不接的季节。这时山上的草没长出来，冬储的草料也吃得差不多了。养了几头牛和五六十只羊的村东邻居，不得不到集市上购买饲料和玉米喂。即使是这样，牛羊也吃不饱，我常听见它们饥饿的叫声，像猫在叫春。

自然界中一草一木最先敏锐地感觉到春天的气息。“今岁花期消息定，只愁风雨无凭准”。那些曾经有生命力的草，像蒋草、黑天天、牛筋草、蟋蟀草、稗草、荠菜、苣荬菜、刺儿菜早已把根深深地扎在这块土地上。冬日的肃杀，早春的轻寒，它们依然把身体匍匐于大地，柔软且坚硬的骨头钻出石缝，脊梁挺立苍穹。

春，在无畏的生命面前，终于屈服于自然的力量。阡陌的雪化了，土壤松软了许多。

乍暖还寒的河面上结的那层漂亮的细碎玻璃花，稍一用力，就掉到河里飘走了。阳光早出晚归像个勤劳的人。有一天我看见路旁歪嘴的柳树芽咬破了早春的荷包，嫩绿的，婆婆娑娑。我知道，风已经把春天接来了，乘着蒲公英的翅膀，跃过了彼岸，到达了北方。



春雪

张宏祥 摄

## 关东车轱事

侯锡文

关东车，本地人现在都知道这是一个地名，但不知道这原本是一个商号的名，而在旧时克旗众多商号里，叫“车”的却仅此一例。过去商号为求生意兴旺、买卖顺隆，所以取名时一般都带隆、昌、成、福、茂等字。清代有个文人就把这些用于商号名字的吉祥字整理成了一首诗：

顺裕兴隆隆永昌，元亨万利高丰祥。  
泰和茂盛同乾德，谦吉公仁协鼎光。  
聚益中通全信义，久恒大美庆安康。  
新春正合生产广，润发洪源厚福长。

后来许多商家取名，虽然千变万化，可总是离不开这五十六个字，而商号用“车”字，这实在是个例外。对于关东车这个名字的由来，《克什克腾旗地名志》是这样记述的：清乾隆年间，袁家在此开店接待商贩，店名“关东车”。

关东车，从字意上看，关东二字或许有闯关东之意，车或许是住宿的车马店的简称，但在这里“车”确切的本意为何，却众说纷纭。最近，笔者就在当地搜集到了一个关于关东车名字由来的有趣传说。

据说，清康熙年间放垦，汉人涌入此地，有一个山东大汉来到此地开烧锅，做买卖。此人艺多技广，不但生意做得好，还玩一手好象棋，人们称他“常胜将军”。有一天，来了个说书先生路过找水喝，山东大汉一看是个说书的，心想，说书先生肯定是个文人，我正为起名发愁，何不劳烦他起个店名，于是便恭敬地

把他迎进屋里。正在这时，店伙计拿着一盘玉石材质的象棋进来交给了山东大汉，说书先生此时说：“你会玩这玩艺？”伙计接过话头：“不但会玩，打遍天下无敌手。”山东大汉又问说书先生：“你也会玩？”先生暗想，吹得够大的，随即说：“偶尔也玩玩，不过在经林两县还没找到对手。”山东大汉说：“既然这样，咱俩玩玩，如果你输了我在这白说三天书，如果我输了，我送你一头二岁杠子牛，三盘定输赢。”就这样，起店名被玩象棋的事给冲淡了。

今天，可谓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了。这个山东大汉玩得就是不一般，每枚棋子都发挥得淋漓尽致，无论怎样玩，最后，总是剩下车取胜，三局三胜，令说书先生佩服。突然，说书先生恍然大悟，他不是让我给起个店名吗，这不有了，就叫关东车吧。山东大汉一听，说：“不行，不行，叫驹（车）太难听。”说书先生忙解释：“象棋里叫驹，多音字，现实应该是叫车了，你又是从山东闯关东推着小车过来的，车，也有客棧、旅店的意思，既不雷同，也不落俗套，也便记忆。”山东大汉一听，有道理，高兴地说：“为了答谢你起名之恩，你在这说三天书，我也照样给你钱，以后你路过打尖，分文不收取你的吃住钱。”

于是，山东大汉便请人刻了一块“关东车”三字木匾，挂在外院的门楼中央，从此，生意越做越旺，铺面也越来越大，关东车的名字也越传越响，且流传至今。

## 怀念父亲

高韵声

爸爸，今天，清明。古诗说，清明时节雨纷纷，可是今天大雪漫天。还好，我们凌晨4点出发，5点就到了。那时天只是阴沉沉的，雪却没有下起来。也许，天佑儿等尽心尽孝吧。因为，我们的风俗，您知道的。填坟是要在日出之前的。填坟，就是给您修房子吧。看来，我们有的是时间，可以精心地给您修修房子了。

几天前，下了一场大雪。这是好多年没有的事。给您修房子的土，是到10里以外拉去的黏土，我们早就做了安排，不巧正赶上几天前的大雪，路非常泥泞。不过，老乡还好，只要了100元。

您的房子位置，据村子里的人说，很好。那天给您下葬，也就是您刚刚入土，一只大公鸡还打了鸣，没人管它，它也不跑不动，静静地看着这一切。后来，一切如仪完成，我们请的那个先生，把那只大公鸡拿走了。我没说什么，只要您能安息，黄泉路上您走得顺利，儿子就心满意足了。

但是，您的房子的材料，土，却实在不怎么样，全是沙土。您的房子周围好像风也很大。开始我们七天看您、三个七天看您、五个七天看您……周年看您，当时，没看出来您的房子有什么变化。三周年之前不久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在里边的您，在黑沉沉的地方朝着我喊冷，我惊醒了，我意识到了什么。三周年看您，您的房子果然被风吹得很小了。可是我们的风俗，您也是知道的。三周年之前是不许修房子的，委屈您了。不过我们还是用手一抔土一抔土的整理了您的房子，不至于冻着您。

您都看见了。每次去看您，都是一大家子人，您的孩子和您的孙男孙女。有次，还有你们哥几个当中唯一在世的哥哥。每次都有我的几个朋友，“祭如在，祭神如神在……”孔老夫子的话，我们有了真切的体验，您的音容，仿佛就在眼前。

今年，第四年的清明。我们早早地做了准备。预备了好黏土，还上了小铲车，对您的房子大修了。肯定是冻不着了，至于美观，不知道您是不是满意，我是满意了。因为是我以我肥胖的身量费了好大的力气亲手整形，修理的封土——在这件事上，我不放心别人。

## 闪光的浪花

——阅读迟占勇闪小说集《金佛手》有感

王海

闪小说看似简单，区区600字转瞬完成，实则不然，把闪小说写好、写精，拿得出手，上得了报刊，读者过目成诵，并非易事。闪小说创作，酷似在美玉上雕刻，胸有丘壑，精心雕琢，心无旁骛，凝神静气，一气呵成。闪小说就好像一件艺术品，纵使在显微镜下左看右看里看外看，看不到缺笔断划，看不到任何色差，浑然天成至精至善至美。

迟占勇是内蒙古地区闪小说创作领域里的头羊，为壮大闪小说创作队伍，繁荣闪小说创作，积极搭建平台，年年组织开展特色鲜明，形式多样的问题闪小说征集活动，通过闪小说公众号发表闪小说，并出版了《光阴谣》《灯火》《岁月》三本闪小说集。闪小说成为内蒙古地区最富有活力，参与创作作家多，创作热度最火的文学现象。

迟占勇闪小说给人最深的印象，就是给人以温暖，即使在茫茫夜里，也会看到远方的灯火。《信》这篇闪小说，在泪目中，女儿跟爸爸通过时空邮箱进行交流。爸爸殷殷期待，女儿含着眼泪的坚强，妻子的一往情深。在生活中不可能永远都是阳光满天气想事成，总会遇到风遇到雨，只有历经风雨才能看到最美的彩虹。这篇闪小说就好像空际一颗星，亮闪闪的鼓励着你前行。迟占勇从爸爸、妈妈和女儿三个人三个角度，进行精彩表现，体会到人间可贵的第一情，夫妻情、父女情和对美好愿景的向往，给人性以滋养，让人间更美好。

迟占勇的闪小说拉近了读者和生活的距离，在一篇篇富含烟火气的作品里，总能让你品味人间冷暖、世态炎凉。《怕》这篇闪小说非常特别，老妈做豆腐找水瓶，跟姑娘嘟嘟囔囔对话的小情景。寥寥几笔，母女俩就已经站在你我眼前。姑娘怕父母吵架，母亲不想开喝卤水，就把卤水偷偷倒掉。事虽小，却能看到小姑娘善良的内心。他善

当时，在现场，我还想。我也快五十岁了，再过三十年，也许不会那么久。我，您的儿子，也会静静地把家安在您的下面，我们就在一起了。不过，那时，也会做我做的一样的事的，该是我的儿子，您的孙子了。因为，我小的时候，您对您的父亲，我的爷爷就是这么做的。说起您的孙子，也许在修房子这件事上，我没您幸运，他们学习很好，说不上等到时候他们会远走高飞、天涯海角，我接不上这个力呢！不过，您不在乎这个，您会很满意您的孙子的，我呢，也如此吧！

您的孙子，在您刚走的那年秋天，看到学校大杨树的落叶，想起了您。写了一篇日记，还哭了。我只记得有一句话是：我看见大杨树上枯黄的叶子总在飘飘摇摇地落下来，我想起了爷爷……这么小的年纪，说出这样的话，您活在他的稚嫩的中心中了。

8点多，我们修好了您的房子，又给您送了好多纸钱，上了香，还有一瓶酒，一盒香烟，想必您也收到了。10点，我们回到了我家住地，雪就又又开始下起来，漫山遍野，纷纷扬扬，鹅毛一般大，慢慢地划着不定的轨迹从天而降。我在雪中伫立很久，不忍离去，任雪片无声地落在我的脸颊上、睫毛上，我数着，一片两片，三片四片……不久就都化成了水，和冬天刚抽上来的井水一样冰凉，和我掉下的眼泪，汇成悲伤和思念的两条小溪，从我的脸颊缓缓流下，像脸颊上割开了两道口子……

您的新房在漫天的大雪中，应该很是美丽。雪野里，一片银装素裹，这样的清明，您经历的不多吧？我是第一次，那边，下雪吗？

您听到我说的这些话了？还想知道？可是，我说不下去了，我已经泪流满面了，我的如在左右又遥不可及的父亲！



王海